



青少年至成人初期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 自尊與父母教養的長期發展影響

丁士珍^{1*} 江守峻²

摘 要

研究目的

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心理健康發展對其一生身心健康具有關鍵性影響，然而國內卻缺乏此階段心理發展變化之本土研究，故有填補此缺漏之必要性。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採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之縱貫性追蹤研究」資料，以 2,690 位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應用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分析父母教養、自尊與青少年憂鬱症狀長期變化發展之情形。

研究發現或結論

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共經歷三次的轉換階段（高一、高三、大二），且各階段成長速率皆不同；青少年憂鬱症狀有逐年提升的狀況，且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間具各別差異，二者間呈正相關；在教養行為上，嚴厲教養會提高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和成

* 丁士珍¹（通訊作者），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電子郵件：aa8903211jenny@gmail.com

江守峻²，賓州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生

電子郵件：shouchun.chiang@ttu.edu

投稿日期：2023 年 2 月 27 日；修正日期：2023 年 7 月 13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12 月 19 日

長速率，而關愛支持僅會降低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自尊會正向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整個青少年時期的憂鬱成長幅度。根據結果，本研究說明自尊與教養方式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具不同時序且長期的影響效果。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研究為國內首創採用縱貫性追蹤研究，探討本土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心理健康發展趨勢。親子關係和自尊是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若能了解在不同時序和長期下教養方式和自尊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則有機會創造出不同因應策略，達到預防之效用，由此突顯本研究之價值。

教育政策建議或實務意涵

升學制度對臺灣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很高的關聯性，故建議父母與學校從業人員，適時給予情緒支持、考試焦慮的因應策略；青少年憂鬱的初始狀態與憂鬱症狀的發展速率具高關聯性，若要達到預防的效用，家庭和學校端應提供支持環境、引導青少年正向地評價自己，以增進他們初期的心理健康；青少年感受到關愛支持的教養是有助於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學校心理衛生工作者應提供適切的資源，幫助父母檢視與子女的互動方式。

關鍵詞：青少年、心理健康、教養方式、自尊、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ADOLESCENCE TO EARLY ADULTHOOD : LONG-TERM DEVELOPMENTAL EFFECTS OF SELF-ESTEEM AND PARENTING

Shi-Jan Ting^{1*}

Shou-Chun Chiang²

ABSTRACT

Purpose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has critical effects on individual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roughout their lives. However, local research on changes in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stage is lacking in Taiwan, making it necessary to fill this gap.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Data from the "Longitudinal Tracking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aiwanese Adolescents" were used to analyze long-term changes in parenting, self-este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 potential growth curve model was applied to a sample of 2,690 adolescents.

Findings/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adolescents experience three transitional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high school freshman, high school senior, and college sophomore), with

* Shi-Jan Ting¹ (corresponding author),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aa8903211jenny@gmail.com

Shou-Chun Chiang²,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E-mail: shouchun.chiang@ttu.edu

Manuscript received: February 27, 2023; Modified: July 13, 2023; Accepted: December 19, 2023

the growth rate differing in each stage. (2)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show a year-by-year increase with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itial state and growth rate, which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3)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parenting behaviors, strict parenting increases the initial state and growth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hereas caring support only decreases the growth rate. (4) Self-esteem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onset and growth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throughout adolescence. Thus, this study's findings show that self-esteem and parenting styles have different temporal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use longitudinal data to examine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in Taiwa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self-esteem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adolesc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y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self-esteem on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over time, we can identify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to achieve preventive effects, thus enhancing this study's valu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practice

As the school system is a crucial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aiwanese adolescents, parents and school practitioners are advised to provide timely emotional support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test anxiety. Adolescents feel that caring and supportive parenting is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and school mental health workers should provide appropriate resources to help parents examine how they interact with their children.

Keywords: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parenting style, self-esteem, potential growth curve model

壹、緒論

青少年從兒童期過渡到青春期的心理和生理上產生巨大變化，青少年期最普遍且影響深遠的心理困擾之一即憂鬱 (Twivy et al., 2023)，不但導致個體悲傷、內疚感、失去興趣、注意力不集中外，也會影響學校表現及社會化 (Askeland et al., 2022; Kaiser et al., 2021)；憂鬱症更是長期憂鬱情緒累積的精神障礙，在生理上不但影響下視丘的生理調節功能，導致神經內分泌紊亂 (Alaie et al., 2020; Stepanous et al., 2023)，行為上更被認為是日後自殺和自殘的主要原因 (Mancinelli et al., 2022; Núñez et al., 2020; Shen & Wang, 2023)，是故青少年時期心理健康發展尤為重要 (Twivy et al., 2023)。針對青少年憂鬱的影響因素或其帶來的行為影響，國外已累積相當多縱貫性研究資料 (Alaie et al., 2020; Funkhouser et al., 2021; Liang et al., 2021; Park et al., 2023; Weavers et al., 2021)，反觀類似的研究，目前，國內仍多屬橫斷面資料分析。這類型研究僅對某單一特定時間點的青少年整體憂鬱狀況進行測量，如是僅能觀察到這個時間點上下短暫期間的變化，進而藉由某標準截斷點 (cutting point)，抑或依循全體平均數的固定發展路徑，來描述或推論整體青少年樣本中個體與團體之變化情形；然而由於缺乏納入「時間」變項，忽略現象本身在時空脈絡影響下可能之「變化」，因而無法得知在發展軌跡下的個體差異，造成推論上受到了限制，因此勢必須藉由長期追蹤與重複測量的縱貫性研究，來探究整個青少年時期個體身心發展變化的軌跡。

對大部分青少年來說，家庭是生命早期重要生活場域，父母為其重要他人，雖然在青春階段子女對個人自主性的追求在增加，往往降低了親子間親密情感的連結，而加劇了與父母的衝突 (Ohtani et al., 2023; Wolff et al., 2020)，這些在家庭脈絡中所經歷的負向生活經驗，形成了青少年挫折與壓力的主要來源 (Liang et al., 2021)。儘管如此，親子關係對青少年心理適應和幸福感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相關因素 (Campbell & Osborn, 2021; Goodwill, 2021)，父母親的關愛與支持對青少年身心發展有深遠的潛在性影響 (Li et al., 2023; Twivy et al., 2023)，缺乏情感的支持、親子關係品質變化 (Ohtani et al., 2023) 等，直接或間接影響青少年子女行為和情緒問題的發展 (Jopling et al., 2020; Kaiser et al., 2021)，並對憂鬱症狀具

預測力。進一步而論，青少年在父母教養方式中對親子關係品質之主觀評估，也可能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變因之一（Goodwill, 2021; Morrow et al., 2021），若長期感受到父母親的嚴厲教養及管教，將形成家庭脈絡的不利條件，易使青少年身心健康情形變得脆弱（Peh et al., 2020; Wolff et al., 2020）；反之，青少年若感受的父母親的關愛和支持，則能成為青少年憂鬱症狀的保護因子（黃鈺婷，2007；Forresi et al., 2023; Ohtani et al., 2020）。

另一方面，心理資源（Psychological resources）透過不斷與環境脈絡中的重要他人互動而累積，以去應對生活中的挫折，深深影響自尊的發展（Li et al., 2023），而較低的自尊，可能導致認知功能障礙和情緒問題（Bardhi et al., 2022; Jindal et al., 2022）。相關研究更進一步指出，自尊會隨著環境脈絡和個人經驗不斷，表現出持續的變化與修正，且與青少年憂鬱症狀之間，呈負向關係，是影響憂鬱症狀跨時間變化軌跡的關鍵因素（Andersen, 2021; Zhang et al., 2023）。因此，低自尊的青少年，可能表現出相對較差的身心健康情形，長久下來，隨著時間的演進，不利身心健康的反饋，則反映在個人的憂鬱症狀上（黃鈺婷，2007）。

過去針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研究，文獻雖然已經累積諸多關於家庭系統如何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以及個人對於自身價值的整體意識和評價之研究，但卻因缺乏時間的縱向脈絡考量，而無法作為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軌跡的論證。是故，本研究採以潛在成長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從一般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長期發展與變化為題，以家庭環境脈絡立場出發，考量在「時間推演」為變項的主軸下，探討父母教養方式和自尊如何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變化產生關聯，並依以闡明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心理健康發展軌跡與成長速率之影響，以期具體呈現青少年各別憂鬱症狀發展的軌跡變異與所呈現的動態轉折。以及進一步瞭解早期父母教養與自尊對於青少年中期至晚期的憂鬱發展變化是否有所影響。本研究不論在具體的實證研究發現，抑或在理論層次的釐清，都同具有顯著意義。

貳、文獻探討

一、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內涵與發展

(一) 青少年憂鬱症狀

憂鬱情緒是指個體處於負面情緒的狀況，而感到身心上的不適，伴隨悲傷、孤獨和心情低落等不愉快的情緒，以及產生頭痛、失眠、肌肉痠痛等多種綜合而成的身心狀態。憂鬱情緒在青少年族群中最為普遍（Liu et al., 2020; Jopling et al., 2020; Usán Supervía & Quílez Robres, 2021），自我憎恨、孤獨、悲傷、易怒是青少年憂鬱中最主要的情緒症狀（Twivy et al., 2023）。在國內，大約有 1/4 的國高中生被憂鬱情緒困擾（董氏基金會，2018），青少年期憂鬱情緒若未得到適當處理，對日後社會心理發展及學業表現等方面將造成負面影響（賴慧敏等，2017；Jopling et al., 2020; Hunt et al., 2023），且容易伴隨其他的身心疾病（Shen & Wang, 2023）；嚴重的憂鬱情緒甚至與日後發展為青少年憂鬱症的風險有關（Núñez et al., 2020）。

針對青少年憂鬱主要有三種分類取向（Compas et al., 1993; Petersen et al., 1993）：一是從青春期的發展為觀點，在未特定時間內出現的沮喪、低落、不愉快的憂鬱情緒（Yan et al., 2021）。其二認為憂鬱症是一種行為和情緒共同發生的組合，屬憂鬱症候群（Campbell & Osborn, 2021），情緒症狀上包含了焦慮與憂鬱，如：感到孤獨、不被愛、沒有價值、需要完美、懷疑、緊張、害怕、內疚、悲傷、以及擔心（Kaiser et al., 2021; Liang et al., 2021）；在行為症狀上為社會退縮、身體抱怨、注意力問題、思考問題、犯罪行為、自殘和攻擊行為（Mancinelli et al., 2022; Shen & Wang, 2023）。第三為臨床上的憂鬱症，是一種源於精神病理學的疾患（Peh et al., 2020; Stepanous et al., 2023），臨床青少年憂鬱症診斷與成人無異（Ssegonja et al., 2022; Twivy et al., 2023），係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的心理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APA, 2013），診斷標準係為，每天大部分時間內，至少出現五項符合的症狀，且持續兩周；DSM-V 明列出與憂鬱相關的症狀，包括：憂鬱情緒、

對活動缺乏興趣或樂趣、睡眠和飲食障礙、精神運動性遲滯或激動、容易疲倦、無價值感或過度罪惡感、專注力下降、有自殺的意念或行為。

憂鬱症是一種慢性和致殘性疾病，能造成人類失能，是全世界最普遍的疾病之一（WHO, 2021）；往往始於童年或青春期致病（Leno et al., 2022; Winsper et al., 2020）。青少年是憂鬱症發展的高危險群，據估計，13 到 18 歲的青少年 15% 會出現憂鬱症狀，其中 11.7% 符合重度憂鬱症的標準（Rikard-Bell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Mojtabai et al., 2016）；研究也進一步發現，青少年時期越早罹患憂鬱症，對其社會、心理影響的嚴重性越大（Hunt et al., 2023; Wright, 2016），反覆復發的高機率（Stepanous et al., 2023; Yan et al., 2021），增加重度憂鬱症和企圖自殺的風險（Liu et al., 2023; Shen & Wang, 2023）。

（二）青少年憂鬱的長期發展

在青春期青少年面臨生理、認知、社會等方面的變化，同時也是建立自我概念的發展階段（Erikson, 1968），而自我評估和自我控制是自我概念中兩個重要的因素（Brummelman & Sedikides, 2020; Filosa & Alessandri, 2022），當個體面對壓力時透過自我評估和控制進行調適，不當調適影響身心健康，最後產生憂鬱情緒（Jindal et al., 2022; McPherson et al., 2021）。

青少年最常面對的憂鬱情緒風險因子，如家庭經濟、親子關係、學業期望、同儕關係，具有累積效果，累積越多，個體越可能罹患憂鬱症（黃昱得，2014）。相對於憂鬱情緒，青少年憂鬱症通常具有慢性，起伏的過程，症狀初始狀態與變化存在性別差異（Copeland, 2023; Forresi et al., 2023），容易導致同儕或家庭關係衝突、學習成就下降，長期憂鬱將會對大腦造成傷害（Alaie et al., 2020; Winsper et al., 2020），嚴重甚至有自殺的負面念頭（Liu et al., 2023; Poudel et al., 2022）。越多憂鬱症狀持續到成年，增加了成年後患有重度憂鬱症的風險（Alaie et al., 2022; Twivy et al., 2023）和反覆復發的機率，並提升成年患者首次自殺未遂的風險（Guo et al., 2021; Rikard-Bell et al., 2022）。因此，青少年憂鬱若未得到適當處理，對日後社會心理發展將造成負面影響（Funkhouser et al., 2021; Park & Kim, 2020）。

青少年期的心理健康對長期發展實具有其重要性，是故透過掌握憂鬱症狀長期發展的趨勢，有助於如何維持青少年心理健康，甚至預防或介入青少年憂鬱情況有著重大的意義。目前國內外研究仍大多係單一時間的橫斷面研究（賴慧敏等，2017），故僅能藉由數個不同樣本的橫斷世代資料，從概括的面向切入來觀察整體的改變，致使既無法推論跨時間的連續變化，亦無法描述個人長期發展路徑的差異，有時甚至會出現偏誤解釋（Wickord & Quaiser-Pohl, 2022），或是兩個橫斷面研究結果彼此矛盾的現象（Shin et al., 2022）。因此橫斷面研究較無法適切地描述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長期變化情形，故尚需縱貫性研究釐清個體實際的心理健康長期發展變化情形。

國內有關青少年憂鬱的縱貫研究探討並不多，周玉慧（2015）追蹤青少年在國三、高三、大三與 26 歲的憂鬱發展，發現整體呈下滑趨勢；吳博瀚等人（2012）分析國一、國三、高二的男女指出，不論性別國三的憂鬱分數都最高，高二則下降；賴慧敏等人（2017）研究國一、國三、高二與高三的憂鬱症狀顯示，國三為憂鬱的高峰轉折點，且前一波的憂鬱會影響到下一波，是故憂鬱具有預測性和持續性的特點。然而上述的研究均為不連貫的分析憂鬱變化，並無法判斷憂鬱發展與時間軸之間的連續關係，因此難以確定青少年憂鬱變化的情形。

而在長期連續的縱貫性研究中發現，青少年初期至中期（國一到國三）的憂鬱發展變化，會因為父母負向管教、社經弱勢，而提高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值（黃鈺婷，2007），而親子關係滿意度能影響憂鬱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但憂鬱起始狀態未必會影響成長速率（吳齊殷、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

此外，劉宗幸、江守峻（2020）的研究指出，國三至高二憂鬱症狀發展變化中，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同時影響憂鬱症狀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而憂鬱症狀起始值的高低與其成長速率成負向關係，且在高一至高二時急遽成長。然而此研究對於青少年憂鬱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之間的關係，以及青少年中期至晚期的憂鬱程度發展變化與之前研究相比，均產生矛盾的研究結果。

或許是因為研究分析的複雜度，目前國內尚未有連貫地探討憂鬱長期變化的相關文獻，也就是運用大型資料庫持續地追蹤青少年憂鬱的逐年變

化趨勢。例如，周玉慧（2015）僅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中的 2000 年（國三）、2003 年（高三）、2006 年（大三）及 2011 年（成年約 26 歲）的不連續資料，未能使用資料庫完整的逐年資料設計，以掌握憂鬱症狀的連續性發展變化。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則僅探討國中三年的憂鬱症狀發展，未能納入高中及大學階段的中期與晚期青少年階段。賴慧敏等人（2017）的研究亦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中的不連續資料：2001 年（國一）、2003 年（國三）、2005 年（高二）、2007 年（高三），於是現有文獻多為探討不連貫的憂鬱發展情形，未能充分描述憂鬱症狀的逐年變化趨勢，尤其是青春期中期至晚期的憂鬱發展變化仍無具體掌握，故本研究將檢驗青少年初期至晚期完整的憂鬱發展變化，將能更深入的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長期發展。

二、父母教養與青少年憂鬱

青春期是一個關鍵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青少年開始形成獨立身分和自我意識增強（Ohtani et al., 2023），因此認知和社會情感能力都產生了變化，從而導致他們容易出現一些社會心理問題。對於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家庭是其受到最多直接影響的生長脈絡，也是關鍵性影響因素。父母在此階段仍然是青少年重要的情感連結，不僅影響他們的自我意識發展品質，更進一步影響在壓力情境下個體的情緒反應和調節能力（Alaie et al., 2020; Chou et al., 2022）。

源自於家庭中與父母不良的互動，對大部分的青少年來說是挫折和壓力的負向生活經驗主要來源。在憂鬱症形成的多重因素中，青少年早期所經歷的負面生活經驗，對其身心健康發展具負向影響；父母教養方式所導致的親子關係與憂鬱症狀發展更具密切相關（Forresi et al., 2023; Li et al., 2023; Morrow et al., 2021）。父母教養方式通常根據對子女的行為來界定，關愛教養指的是對孩子表達積極的情感、享受彼此的陪伴、在孩子痛苦時給予積極支持和安慰，並提供子女適當的監督；嚴厲教養指的是專制性質較強、不重視子女說明解釋、不顧慮子女感受，較少表達積極的關懷，以及涉及怒罵體罰的管教行為（Liu et al., 2022; Maciver & Girard, 2022）。

在研究父母教養風格對青少年憂鬱症狀影響的研究成果表示，父母的關愛、接納與支持可能構成「足夠好」的條件，青少年覺知與父母關係越

親密，在有困難時能得到父母情感支持，則越能減少其憂慮、焦慮等負面心理症狀出現的機率，並進而促進子女心理健康的發展（Choi et al., 2020; Chou et al., 2022）。再者，青少年能透過父母關愛教養進一步增加自身的社會技能、問題解決能力和社會支持，對生活中負面影響事件所造成的壓力，產生關鍵的保護性作用，緩和或降低焦慮、憂慮的風險（Buchanan et al., 2022; Noret et al., 2020）。

相反的，相較於父母的關愛支持，嚴厲教養所反映出的父母教養方式，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狀態的關鍵因子（Guo et al., 2021; Forresi et al., 2023），亦是預測青少年罹患憂鬱症的危險因素之一（Yaffe, 2023; Zhang et al., 2023），並進一步增加了成人心理病理學的風險（Azahari & Amir, 2022; Hunt et al., 2023）。嚴厲教養的父母較少給予子女積極的關懷和支持，導致父母與青少年關係中缺乏溫暖，是誘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一個重要危險因子（吳齊殷、黃鈺婷，2010；Peh et al., 2020），並還和其他心理問題，如青少年的自殺意念和行為問題相關（Liu et al., 2022; Wickersham et al., 2020）。

綜合上述，當青少年正處關鍵的發展歷程時，親子關係是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情感連結，關愛教養下的溫暖和支持會使青少年焦慮、憂鬱等負面心理狀態有下降趨勢（Azahari & Amir, 2022; Buchanan et al., 2022; Choi et al., 2020; Maciver & Girard, 2022）；反之，若長期處在嚴厲教養的負向互動關係脈絡中，其所造成的影響可能會顯現在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軌跡中。然而，目前較少有研究探討早期父母教養與青少年中期至晚期的憂鬱發展之關聯，故本研究之獨特性在於除了瞭解早期父母關愛支持與嚴厲教養跟青少年早期憂鬱症狀之關係，亦探討其對青少年中晚期的憂鬱發展是否有所影響。

三、自尊與青少年憂鬱

自尊是自我概念的組成部分，是個人自我評價後自我接納的價值感（Filosa & Alessandri, 2022; Petratos et al., 2020; Rosenberg, 1979; Ruiz-Bartolomé & Greca, 2023），亦是個體對自身價值的整體意識，可代表其正向的心理素質和所擁有的內在資源，進而作為個人面對挫折的力量。自尊亦涉及個人對自己在不同生活領域的正負向總體評價（Rosenberg,

1965），個體從成功經驗中獲得正向的自我評價，並因為挫折和失落帶來負向的自我評價。因此，自尊是一種容易受外在情境影響的特定內在狀態，會隨所身處的環境與外在回饋而產生波動（Brummelman & Sedikides, 2020; Kim & Choi, 2020）。

自尊作為青少年對自己價值判斷和肯定的程度，受到其生理、認知和情緒等方面的影響，多重的自我相關訊息，如個體處理壓力和挑戰的自我特性，常受生活經驗而產生變動，反覆地影響青少年對自己的評價和感受（Andersen, 2021; Kim & Bae, 2023）。過去許多研究採用整體自尊變項分數來檢驗自尊與身心適應的關係，並指出自尊的高低和青少年心理適應有一定關聯性（Filosa & Alessandri, 2022; Ibrahim et al., 2023; Kim & Choi, 2020）。

自尊和憂鬱可代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兩項重要內涵（劉宗幸，2022；Jannah et al., 2022; Petersen et al., 1993），研究發現，青少年的自尊和憂鬱症狀間具相關性，低自尊的青少年罹患憂鬱症狀的風險（吳齊殷、黃鈺婷，2010；Orth & Robins, 2022）和自殺意念（Poudel et al., 2022）均有正相關。

自尊對憂鬱症狀亦具預測效果，個人自尊的起伏與憂鬱症狀之間呈負向關係（黃鈺婷，2007）。青春期早期的自尊能預測青春期中期和成年期早期的憂鬱症狀（Ibrahim et al., 2023; Jindal et al., 2022）。Trzesniewski 等人（2006）研究發現，11～15 歲間低自尊青少年會增加 26 歲罹患重度憂鬱症的機率；Steiger 等人（2014）研究亦顯示，12～16 歲間低自尊或自尊下降的青少年在 35 歲時更容易出現憂鬱症狀。綜合以上研究發現，自尊在整個青少年階段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和改變的重要性因子，而低自尊似乎是青少年容易產生憂鬱症狀的獨特地脆弱性因素（Orth & Robins, 2022; Preston & Rew, 2022）。

四、研究目的

總結上述所論，透過文獻探討可知，父母教養方式中的關愛支持，係壓力理論中的支持性因素，能增加個體心理健康素質，以降低青少年的憂鬱程度；嚴厲教養，係壓力理論中的壓力因素，個體將所知覺到的負面訊息內化成穩定且持久的心理特性，致使提升了青少年的憂鬱程度。另一方面，自尊係為個人核心價值感的來源，青少年期因為身心發展的劇烈變化，

自我意象常隨生活經驗而變動，生理、認知、情緒等方面也會隨個別成熟度的差異，反覆影響青少年對自我的正負向評價和自我接納的價值感。

然而不論是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憂鬱之間的關聯，抑或自尊對青少年憂鬱的影響，以目前國內相關研究而論，多為單一時間的橫斷性研究，少有縱貫性研究分析；而在僅有的數篇縱貫性研究中，又多以國中階段為探討對象，少有高中以上的分析探討，故難以掌握長期連續性的實際發展變化情形。因此本研究亟欲探究的是，透過檢驗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自尊，以瞭解其與青少年憂鬱長期發展（國一至大二）的關係，藉以填補研究上的缺口，並且透過了解父母教養與自尊對憂鬱長期發展之影響的意義，進一步提供華人文化下的青少年適切的建議與具體的介入。

本研究分析亦考量影響青少年憂鬱發展變化的相關個體與環境因素，包含青少年性別、學業壓力、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父母憂鬱。首先，過去研究顯示女性青少年的憂鬱症狀高於男性青少年，其與性別社會化有關，亦即女性會展現較多的負面情緒，而男性則較容易隱藏或選擇不展現出憂鬱症狀（Cyranski et al., 2000; Girgus & Yang, 2015）。再者，青少年面臨較高的學業壓力也較容易出現較多的憂鬱症狀，尤其與臺灣的教育體制有關（Ang & Huan, 2006; Huang et al., 2021）。第三，許多研究指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如父母教育程度跟子女的憂鬱症狀有顯著相關，身處貧窮或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子女往往有較高程度的憂鬱症狀（Cao et al., 2021; Hallfors et al., 2004）。以及，父母親的憂鬱症狀也會影響子女的憂鬱症狀，也就是憂鬱症狀可能有著代間傳遞的現象，過去研究亦顯示父母親憂鬱程度愈高則子女也更容易產生憂鬱症狀（Goodman, 2020）。最後，過去研究指出，比起男性青少年，父母教養對於女性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更高的影響程度（Barton & Kirtley, 2012; Chiang et al., 2023）。因此，本研究亦探討預測變項對憂鬱症狀的影響是否具有性別差異的存在。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TYP 為臺灣指標性的大型長期追蹤資料庫，其採用階層叢級抽樣於臺北市、新北市與宜蘭市三個縣市進行系統抽樣，第一層以縣市為抽樣單位、第二層以鄉鎮市區為抽樣單位，分層後以叢級抽樣在第二層中以學校和班級為抽樣單位，研究當時國一學生（J1）與國三學生（J3）兩個世代為研究群體，進行長期之貫時性追蹤研究。據此，本研究使用 2000 年國一樣本第一波（W1）為主，持續追縱其後續八年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也就是探討青少年於國一至國三、高一至高三，以及大一、大二與大四的縱貫性發展，共計分析九波的縱貫性資料。TYP 樣本之填答人數按各波依序為 2,690 人、2,683 人、2,664 人、2,354 人、2,030 人、1,826 人、1,748 人、1,739 人、1,875 人。分析樣本流失情形顯示，女性、憂鬱症狀程度較高者、自尊程度較低者較容易流失。

二、測量工具

（一）憂鬱症狀

青少年憂鬱症狀係參酌 Derogatis（1983）的症狀檢核量表（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vised）。由於 TYP 長期追蹤的調查題目有所差異，本研究九波測量當中一致的兩個題項來測量青少年憂鬱症狀，題目為「孤獨」和「鬱卒」，請受訪青少年填答過去一個星期中的憂鬱症狀程度，1 分代表「沒有」，5 分代表「有，非常嚴重」。此量表於九個測量時間上的信度 α 值介於 .71 ~ .85。

（二）父母關愛支持

青少年在第一波時填寫父母關愛支持共五題，題目敘述父母親對青少年的教養行為：「會問你對重要事情的看法」、「仔細聆聽你的看法或想法」、「設法讓你了解他很關心你」、「設法讓你知道他欣賞你」、「表現出支持你和了解你的樣子」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七點量表，7 分

代表「總是」，1 分代表「很不符合」，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父母關愛支持程度愈高，此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90。

（三）父母嚴厲教養

青少年在第一波時填寫父母嚴厲教養共五題，題目敘述父母親對青少年的教養行為：「對你發脾氣」、「很生氣地對你大吼大叫」、「掐你、打你」、「因為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和你爭吵」、「哭喊、叫罵、或嘮叨」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七點量表，7 分代表「總是」，1 分代表「很不符合」，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父母嚴厲教養程度愈高，此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88。

（四）自尊

青少年在第一波時填寫年自尊程度共計九題，過去研究顯示 TYP 自尊量表包含三個分量表：正向自尊、負向自尊與控制感（江守峻，陳婉真，2018）。題目例如「我是個有價值（有用）的人」、「我很滿意我自己」、「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反向題）、「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看待我自己」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四點量表，4 分代表「很同意」，1 分代表「很不同意」，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自尊程度愈高，各分量表的信度 α 值介於 .70 ~ .79，總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74。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潛在成長曲線模式（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M），探討青少年國中一年級開始到大學四年級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余民寧（2013）指出 LGM 係一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之應用策略，可稱為全 y 模型，主要包含兩個潛在變項之估計（劉宗幸，江守峻，2020）：(1) 截距（intercept）：亦稱起始狀態（initial status），在截距參數設定上，將因素負荷量皆固定為 1，此截距項顯示起始點 y 變項的原始值，例如青少年憂鬱症狀在國一時的平均分數；(2) 斜率（slope）：又稱為成長速率（rate of growth），用以反映 y 變項在測量時間中的變化率，各因素負荷量可視研究假設進行參數設定，以掌握測量變項在時間點上的變化趨勢。另外因為縱貫性資料經常會面臨樣本缺失的資料問題，本研究採取完全訊息最大概似（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 作為估計方法。FIML 相較於各種刪除法與內插法來說，研究顯示 FIML 有較高的估計效能、較低的誤差，與較精確的模型拒絕率等優點 (余民寧, 2013; Enders & Bandalos, 2001)。儘管 TYP 縱貫性資料的樣本缺失 (attrition) 並非隨機現象，亦即資料可能是非隨機缺失 (missing not at random, MNAR)，FIML 仍較其他分析策略 (如 multiple imputation, pairwise deletion) 有更少的估計誤差，是一較佳的 MNAR 縱貫性資料分析策略 (Enders & Bandalos, 2001; Larsen, 2011; Newman, 2014)。

除了青少年憂鬱症狀係使用 LGCM 之統計方法，其他潛在預測變項則依循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形成潛在變項 (latent variables)，用以探討各預測變項對於憂鬱症狀的影響效果。最後在模式適配度上，本研究以 RMSEA ($< .08$)、CFI ($> .90$)、NFI ($> .90$)、IFI ($.90$) 為模式適配指標。研究者使用 AMOS 26.0 版與 SPSS 27 版進行資料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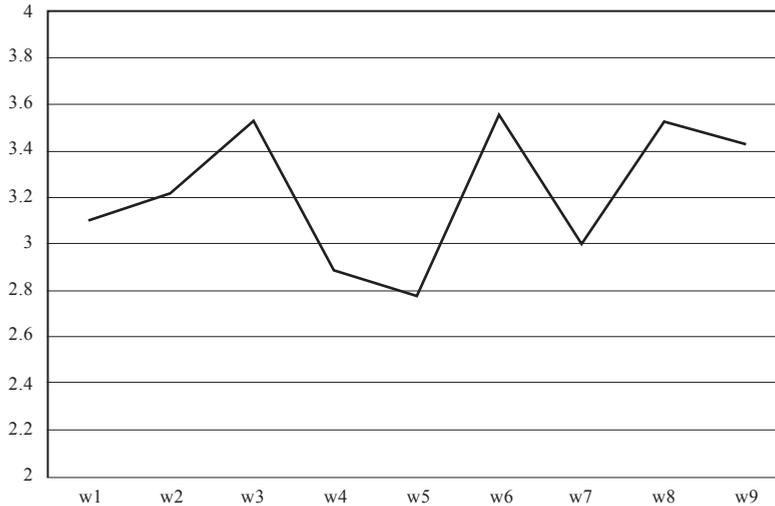
肆、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各變項平均得分顯示：青少年知覺的父母關愛介於 5-35 分 ($M = 18.88$, $SD = 7.02$) 嚴厲教養介於 6-42 分 ($M = 15.59$, $SD = 5.49$)、自尊介於 9-36 分 ($M = 23.98$, $SD = 4.01$)，憂鬱症狀介於 2-10 分 ($M = 2.78 \sim 3.53$, $SD = 1.31 \sim 1.77$)。憂鬱症狀在第一波至第九波的平均得分如圖 1 所示。

圖 1

憂鬱症狀第一波至第九波的平均得分



二、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潛在成長模式

本研究運用 LGCM 中的未指定軌跡模型 (unspecified trajectory model) 作為探討青少年憂鬱症狀在九年期間的發展變化軌跡，也就是 LGCM 模型本身並不預設憂鬱症狀之為線性 (linear) 或特定曲線如二次項 (quadratic) 或立方項 (cubic) (余民寧，2013)，而是透過設定斜率因素負荷量於第一波與最後一波為 0 與 1，其餘二至八波的因素負荷量提供自由估計 (不設定數值)。未指定軌跡模型的優點在於模型假定成長速率或許為一變動趨勢，並不能由研究者事前決定其變化趨勢，給予統計程式自由估計 (Meredith & Tisak, 1990；江守峻，2018)。在模型誤差方面，本研究亦予以自由估計，以確保發展軌跡符合實際上的解釋力，結果顯示，各波的誤差變異數介於 1.14 ~ 2.29，且皆達顯著水準 ($p < .001$)，符合模式中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及誤差變異達顯著之適配標準。在 LGCM 模式適配上，雖然卡方考驗顯示不適配 ($\text{Chi-square} = 391.44, p < .05$)，但卡方值易受樣本數影響，故應參酌其他指標。本模式的 RMSEA = .062，符

合小於 .08 的良好適配；CFI = .91、NFI = .90、IFI = .91，皆大於 .90，達到適配標準。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所設定的青少年憂鬱症狀 LGCM 模型與樣本資料有良好的適配，模式結果可用以討論青少年憂鬱症狀之縱貫發展。

表 1 結果顯示青少年憂鬱症狀的九波變化趨勢。第一，固定效果顯示憂鬱症狀的截距平均數為 3.11，且達顯著水準 ($p < .001$)；斜率平均數為 .28，且達顯著水準 ($p < .001$)，上述結果說明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分數為 3.11，之後於九年期間係以每波平均增加 .28 的憂鬱症狀，代表著憂鬱症狀有逐年提升的狀況。再從隨機效果說明，憂鬱症狀的截距變異數為 .79，且達顯著水準 ($p < .001$)；斜率變異數為 .02，且達顯著水準 ($p < .05$)，上述結果顯示青少年在國一的憂鬱症狀分數就存在著顯著個別差異，以及國一至大四期間的憂鬱症狀成長變化情形，也存在著個別差異。

再者，相關係數顯示出截距與斜率的共變數為 .71，且該共變數達顯著水準 ($p < .001$)，此結果說明在國一時憂鬱症狀分數較高者，其在九年期間整體的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快；換言之，原先憂鬱症狀程度較高者，也有較高的憂鬱成長幅度。最後，斜率的因素負荷量顯示，青少年憂鬱症狀在第一波至第三波（國一至國三）時持續增加，但進入第四波後呈現持續下降至第五波（高一至高二），於第六波則急遽成長（高三）。接下來第七波下滑（大一），第八波與第九波則再反轉為上升趨勢。綜合來說，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共經歷三次的轉換階段（高一、高三、大二），且各波的成长速率皆有所不同，代表著未指定軌跡模型使程式自由估計有其必要性。

表 1

憂鬱症狀潛在成長模式之參數估計

	估計值	標準差	t 值
固定效果			
截距平均數	3.11	.03	99.68***
斜率平均數	.28	.04	6.56***
隨機效果			
截距變異數	.79	.03	23.42***
斜率變異數	.02	.01	2.37*
共變與相關			
共變數	0.10	.02	5.87***
相關係數	.71	--	--
斜率因素負荷量			
λ1 (第一波)	0		
λ2 (第二波)	.55	.12	4.79***
λ3 (第三波)	1.64	.22	7.36***
λ4 (第四波)	-.81	.21	-3.78***
λ5 (第五波)	-1.14	.26	-4.45***
λ6 (第六波)	1.78	.25	7.13***
λ7 (第七波)	-.30	.16	-1.97*
λ8 (第八波)	1.45	.21	6.76***
λ9 (第九波)	1		

註：* $p < .05$, *** $p < .001$ 。

三、預測憂鬱症狀發展軌跡

本研究在未指定軌跡模型上增加預測變項，探討青少年知覺到的父母關愛支持、嚴厲教養與自尊對於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之影響，所有預測變項皆設訂有相關，研究結果如圖 2 所示。結果顯示，在青少年與父母親的教養行為上，關愛支持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4$ ，達顯著水準 ($p < .001$)；關愛支持對憂鬱症狀斜率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06$ ，未達顯著水準 ($p > .05$)。此結果說明關愛支持能減低青少年在國一時的憂鬱症狀程度，但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長期變化沒有顯著影響。嚴厲教養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9$ ，有達顯著水準 ($p < .001$)，嚴厲教養對憂鬱症狀斜率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6$ ，有達顯著水準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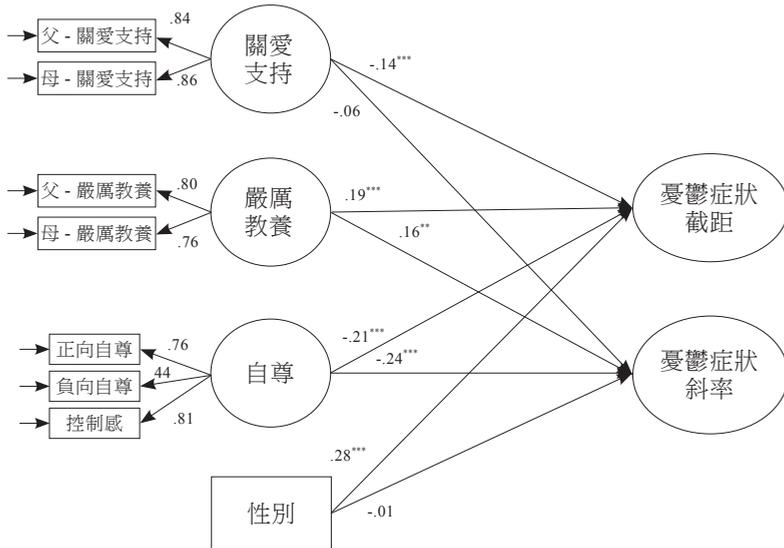
此顯示嚴厲教養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皆有顯著影響，嚴厲教養程度愈高，則青少年在國一時有較高的憂鬱症狀，同時在九年期間亦有較高的成長速率。在青少年自尊方面，自尊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3$ ，達顯著水準 ($p < .001$)；自尊對憂鬱症狀斜率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24$ ，達顯著水準 ($p < .001$)。顯示自尊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皆有負向影響，也就是自尊程度愈高者，其國一時的憂鬱症狀程度愈低，且在九年期間的憂鬱成長幅度亦愈低。最後，本研究納入青少年性別為控制變項（女性為 1，男性為 0），女性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28$ ，達顯著水準 ($p < .001$)；女性青少年對憂鬱症狀斜率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01$ ，未達顯著水準 ($p > .05$)。顯示女性青少年在國一時相對於男性有較高的憂鬱症狀。

本研究亦納入背景變項如學業壓力、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父母憂鬱，控制上述變項的可能影響。結果顯示，父母關愛支持、嚴厲教養與自尊對憂鬱之結構係數的方向與效果並未有顯著變化，且學業壓力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20$ ，達顯著水準 ($p < .00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8$ ，達顯著水準 ($p < .001$)。兩者對憂鬱症狀斜率則無顯著影響。父母憂鬱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45$ ，達顯著水準 ($p < .001$)，且對憂鬱症狀斜率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09$ ，達顯著水準 ($p < .05$)。

本研究進一步運用多群組分析探討各預測變項對於青少年憂鬱的影響是否有性別差異，結果顯示僅有一項結構係數具有性別差異：嚴厲教養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在女性青少年為 $.36$ ，達顯著水準 ($p < .001$)，在男性青少年為 $.20$ ，達顯著水準 ($p < .01$)，檢驗該結構係數之卡方檢定亦達顯著水準 ($\text{Chi-square} = 8.54, p < .05$)。

圖 2

青少年父母教養、自尊與憂鬱症狀發展之結構模式（標準化解）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伍、討論

一、青少年憂鬱的長期發展軌跡

本研究採以潛在成長模式分析青少年從國一至大四間的心理健康發展軌跡，並探討父母教養方式和自尊對其憂鬱症發展趨勢之影響。因本研究為連續縱貫性探討，故可以逐年掌握青少年憂鬱的變化情形，以判斷憂鬱發展與時間的關係。在憂鬱症狀發展趨勢上，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整體憂鬱症狀有逐年提升的趨勢。

在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上，大致符合青少年心理健康呈現非線性發展的觀點（Brière et al., 2015），但國外文獻指出青少年中期至晚期憂鬱症狀為下降趨勢，與本研究結果恰好相反，或許反映出未能完全推論至本土情況的可能原因。

從研究結果顯示，臺灣青少年憂鬱症狀在國一至國三逐漸攀升，隨後在進入高中時遞減，直至高三又急遽成長，而後進入大學時下滑，至大二又再次反轉上升。綜合來說，青少年的憂鬱成長趨勢為先上升、下降、再上升，下降，後又上升，其中兩次的高峰期落在國三，高三正值會考，學測和指考準備時期，探究其原因應與現在教育體制下的升學壓力有關。

在儒家文化下具有入學考試制度的亞洲國家，父母師長對學生升學的期待，入學學校的社會地位等社會氛圍，以及個體感知道父母師長及社會體制對考試表現的期望，似乎都隨時在醒學生「入學考試的好成績能進入好學校，好學校能找到提升社會地位的好工作」，如是加劇了學生的心理壓力，並隨著未來大考日期的逼近，青少年憂鬱症狀逐步攀升，大考結束，憂鬱症狀又隨之降低。再者，升學主義造成同儕間為爭取少數升學機會而形成學業競爭現象，當競爭現象越激烈，集體壓力就越大，學生的心理困擾也就越嚴重（許崇憲，2017）。青少年受到升學體制下社會氛圍中這些長期且持續的壓力因子，負面情緒隨著青少年內在壓力逐漸升高而升高，對心理健康造成更為深遠的長期潛在因素（賴慧敏等人，2017）。

本研究結果也發現，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上均存在個別差異，並且憂鬱症狀初始狀態會影響其後的憂鬱症狀發展方向與速率。然而黃鈺婷（2007，2010）分析國一至國三的青少年憂鬱指出，憂鬱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之間無顯著關係，黃鈺婷（2011）以同樣資料進行分析更進一步指出，憂鬱的起始狀態並不會影響其成長速率。此結果可能原因是，黃鈺婷（2007，2011）與吳齊殷、黃鈺婷（2010）的研究中並沒有報告潛在成長模型中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的共變情形，故無法得知兩者間是否存在著顯著差異。另外，本研究結果亦補充周玉慧（2015）使用TYP資料的不連續資料設計（僅使用國三、高三、大三與成年約26歲）所發現的憂鬱隨時間下降的線性結果，本研究使用九波的逐年資料顯示，憂鬱症狀並非線性發展趨勢，而是隨著不同年齡而有高低起伏的非線性發展趨勢，說明採用多重、逐年資料的重要性。再者，國內中長期連續的縱貫性研究並不多，且臺灣學者大多僅分析青少年的國中時期，少有國中進入高中後的相關研究，故對於本土青少年中後期的心理健康發展趨勢所知甚少，完整青少年時期的分析更是一無所知，因此本研究結果正可以彌補此缺口，說明了在國一時憂鬱症狀程度已有個別差異，且發展速率也亦不

相同；而在整個青少年時期中，憂鬱症狀具有持續性，且前一波的憂鬱程度會影響到下一波的憂鬱程度。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女性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在國一時顯著高於男性青少年，說明女性青少年可能存在著較高程度的憂鬱情形，不過女性青少年憂鬱成長速率並未顯著高於男性，代表男性可能也在青少年期間逐漸有憂鬱上升的情況。

二、父母教養對憂鬱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指出，在教養方面，關愛支持有利於降低青少年初期憂鬱的起始狀態，但無法影響整個青少年時期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亦即關愛支持僅能對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有所影響；嚴厲教養會提升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並提高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憂鬱成長速率。在性別方面，女性在國一時相對於男性有較高的憂鬱症狀。因此，本研究證實，嚴厲教養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壓力因素，不僅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有短期影響，更不利於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維持，且影響程度遠高於關愛支持。

因此，本研究結果大致上與過去研究相符，子女知覺到父母的正向關愛支持有助於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江守峻、陳婉真，2018；周玉慧，2015；Hu et al., 2022），負向的嚴厲教養，則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不利的影響（Azahari & Amir, 2022; Keijser et al., 2020; Klomek & Koren, 2021）。陳婉琪、徐崇倫（2011）的研究指出，影響青少年負面心理症狀的關鍵因素是父母親的情感關愛，其影響程度大於「嚴厲教養」。然而本研究和王 Wang 等人（2015）針對 12 到 14 歲的臺灣青少年研究相比，該研究顯示關愛支持會降低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而本研究發現關愛支持僅會影響青少年初期的憂鬱起始狀態，此間差異或許是因為本研究針對整個青少年期進行探究，且採用 SEM 作為估計方法，比多元迴歸分析更全面性地考量了測量誤差、模型適配與潛在變數等，故得出的結果往往會更接近於樣本資料的特性。另一方面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分析國中階段的青少年指出，嚴厲教養只有對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有顯著影響，而本研究系縱貫整個青少年時期，能更進一步地分析教養方式之長期影響效果，發現嚴厲教養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有負面影響，不僅會提升少年憂鬱的起始狀態，亦會顯著影響成長速率。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父母嚴厲教養對憂鬱

症狀的起始狀態存在著性別差異，亦即嚴厲教養對於青少年女性憂鬱症狀的影響程度顯著高於男性青少年，顯示父母親的負向教養方式對於青少年女性在青少年初期心理健康有更高的影響，不過隨著青少年成長，該性別差異可能逐漸縮小，故本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嚴厲教養對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有著性別差異。

三、自尊對憂鬱的影響

本研究運用 LGC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自尊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具有關鍵的影響效果，為影響青少年長期憂鬱症狀變化的重要因子。個人的自尊會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發展軌跡，亦即自尊程度高者，在青少年初期即表現出較低的起始憂鬱症狀，隨著時間演進，憂鬱成長幅度也相對較低，表現出相對較好的身心健康情形。相反的，起始狀態即已表現出低自尊的青少年，會比一般國一學生有更高程度的憂鬱症狀，其憂鬱症狀的發展，將隨著時間的推演而相對地更快速地趨於惡化。

此分析發現正好呼應「正向心理學」的理論觀點，青少年在進入國中就讀時，對自己能力的認知和評估已逐漸形成，這種對自身評價的正負看法，左右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成為是否能支撐他們克服與外在生活脈絡互動下之挑戰的關鍵內在資源。隨著時空演進，自尊乃為影響身心健康的持續變動因子，協助青少年適應並發展出正向的改變，抑或是逐漸惡化的長期憂鬱症狀。

過去既存的國內外文獻大多為橫斷式研究方法，囿於資料蒐集與分析策略，只能說明自尊和青少年憂鬱間當下的即時關係，無法釐清二者隨時間演進而可能產生的轉折與變遷。在僅有的幾篇針對國中學生的縱貫性研究指出，青少年的自尊程度與憂鬱症狀變化之間，呈現負相關（黃鈺婷，2007，2011；吳齊殷、黃鈺婷，2010；Zhou et al., 2020）且有著亦步亦趨的長期發展趨勢（黃鈺婷，2011；吳齊殷、黃鈺婷，2010）。然而在國內外尚未有以此主題針對整個青少年期的相關實徵研究，故本研究說明自尊與青少年憂鬱的關係系縱貫整個青少年時期，更可進一步證實青少年初期的自尊程度對憂鬱症狀的變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四、研究限制

TYP 是目前臺灣相當具指標性的青少年縱貫發展的長期資料庫，本研究是從 2000 年至 2008 年連續 8 波的逐年追蹤資料，從第 8 波到第 9 波雖然不是隔年調查，但整個長期追蹤資料仍涵蓋完整的青少年時期。因此即便追蹤時間距今已超過 10 年，研究結果仍具有一定代表性。研究結果或許不能完全代表當前臺灣國一至大二與大四的青少年，但仍可反映臺灣青少年憂鬱變化的長期發展，對學術界和教育現場都有著重要的貢獻。不過本研究仍有幾方面的限制：

第一，本研究關於教育背景與升學環境的推論未必能推論到所有青少年族群。由於 TYP 資料中約有三分之一並未進入高中或大學，而是選擇就業或有其他生涯規劃的考量（Lin & Gebel, 2021; Pan & Yi, 2011），關於教育背景的推論未必能推論到所有青少年群體上。

其次，本研究以縱貫方式探討關愛教養、嚴厲教養、性別和自尊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但還有其他重要的家庭研究變項沒有納入討論，例如監管教養、教養者性別、親子滿意度和家庭社經地位，而這些變項可能對青少年憂鬱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未來可以研究這些不同的家庭變項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長期影響程度和發展趨勢。

再者，本研究採用潛在成長模型中的未指定軌跡模型來測量整個青少年時期的憂鬱發展軌跡，儘管該模型能自由的估計憂鬱發展變化，但未能針對相關變項（如父母教養與自尊）用以預測不同青少年發展階段的影響效果（如青少年中期相對於青少年晚期）。未來研究可考慮參考 Fan 與 Yi（2016）使用之 *piecewise linear growth model* 進一步瞭解預測變項對不同年齡層的影響效果。

陸、結論與實務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採用縱貫性的研究資料和潛在成長模型，分析臺灣青少年橫跨整個青少年時期的心理健康發展趨勢，並探討家庭脈絡中不同教養方式與青少年憂鬱症狀間的關聯性，更致力於探究來自個人自尊對青少年心理健

康發展的重要性。

本研究指出，青少年心理發展軌跡係一非線性趨勢，呈現先升後降、再升再降後又生的成長軌跡，且在國一憂鬱程度較高者，其未來憂鬱發展速度也較快，即呈現越不健康者則越不健康的不利趨勢。其二，本研究也揭示，正向意義的關愛支持教養方式有助於降低青少年憂鬱的起始程度，尤其是對女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更具有重要的影響。此即明確反映出，個人在支持性環境中所獲得的正向感受，乃是其在生活歷程中面對挫折與挑戰的心理資本，保護青少年減緩受到負面情緒的不利影響。反之，負向意義的嚴厲教養，不僅對青少年憂鬱起始狀況的影響程度大於關愛支持，並會造成未來憂鬱發展的大幅增長。由是可知，嚴厲教養對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短期和長期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從研究結果更可知，對女性青少年的影響尤勝於男性。

其三，從潛在成長模型分析結果可知，自尊是青少年初期至晚期影響憂鬱起始狀態與未來發展軌跡的最關鍵因子，此更反映出，青少年對自己的認知與評價在進入國中時就已經逐漸形成，並左右其心理健康的狀況；隨著時間的演進，青少年對自己的負向認知成為其心理健康負向影響的強力變項，負向影響與日遽增，逐步大幅發展出惡化的憂鬱症狀。

二、建議

(一) 本研究清晰且完整地揭示，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憂鬱發展軌跡。在橫跨不同的教育階段下，整體憂鬱程度呈現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又上升的變化趨勢，其中兩次高峰分別落在國三與高三。由此可知，臺灣青少年心理健康仍與整個升學制度和教育環境有很高的關聯性，故升學考試係潛在壓力因子。因此建議家長、助人工作者與學校從業人員，須先了解青少年在隨著大考將至其心理健康之變化，適時的給予情緒支持及考試焦慮的因應策略，或分享自身經驗並給予具體建議，使青少年有所遵循的方式，以有所實質上的獲益。

(二)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憂鬱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呈正相關，也就是在國一時即已呈現出較高憂鬱程度的青少年，在未來憂鬱狀況的發長速率會急遽上升，因此，這可以確定青少年憂鬱早期預防的重要性。具體來說，學校單位心理衛生工作者可以在青少年初期時，針對高危險群進行

復原力保護因子的培養，如教導社交技巧、情緒管理等，以促進他們能較有效地應付日常生活中的挑戰，減少青少年曝露在高危險的環境脈絡中。另一方面，可藉由積極推廣心理衛生教育，創造家庭與學校端的心理健康之支持環境，以維護青少年初期的心理健康，進而降低未來憂鬱症狀的發展速率，達到預防之效用。

(三) 本研究說明，不同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身心健康會造成顯著差異的影響，特別是青少年早期階段影響尤甚。關愛支持可以降低青少年初期的憂鬱起始狀態，而嚴厲教養不僅會提高憂鬱起始症狀，更會加劇青少年未來憂鬱發展的速率，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女性青少年，帶來很高的危險性。學校心理衛生工作者可以設計幫助父母檢視自己教養方式與子女互動方式的課程內容或衛教單張，傳達讓子女感受到充分的關愛、接納與支持的教養，才是最有助於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不重視子女說明解釋，又牽涉怒罵責打的嚴厲教養，是負向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危險因子，提升子女罹患憂鬱症的風險。

(四) 本研究顯示，青少年自尊乃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狀態的最關鍵因子，此亦即是，國一即已呈現低自尊狀態的青少年，可能已長久處於不良的家庭互動關係中。因此家長、教育者和助人者，除了應該認識到支援性社會環境在青少年情緒發展中的重要性外，若青少年無法在家庭脈絡中獲得支持，則需協助他們找尋足以取代家庭的支持性環境，以重新獲得健康身心發展的保護因子。其次，也可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作為教育輔導之理論依據，近年來基於正念的介入措施已被證實對克服低自尊是有效的 (Berry et al., 2022; Petratou et al., 2020)，教育者可以應用這種介入措施，引導學生正向地評價自己，更準確地解釋他人行為，並提高社會技能，以增強他們的社會信心。

(五)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早期父母教養與自尊對於青少年憂鬱發展軌跡的影響，僅使用 2000 年國一樣本第一波 (W1) 的父母教養和自尊之資料，持續追縱其後續八年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然而，過去研究指出父母教養並非一程不變，以及自尊也會隨著青少年成長而發生轉變 (周玉慧, 2015; Fan & Yi, 2016)。未來研究可採用重複測量變項的多次貫時性資料，此分析策略亦更能瞭解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時間變化因子 (time-varying effect)。

（六）本研究採用潛在成長模型來測量整個青少年時期的憂鬱發展軌跡，但此模型的理論是奠基在樣本同質性的假設上，然而事實上每一個人的發展軌跡都不盡相同，未來學者可以採用奠基在樣本異質性假設上的成長混合式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 GMM）來探討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心理健康發展之異質性成長軌跡，以更貼近現實狀況下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之長期變化。

參考文獻

- 吳齊殷、黃鈺婷（2010）。青少年初期身心健康變化及其動態影響變因之討論。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4），535-562。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012_23(4).0002
- [Wu, C. Y., & Huang, J. T. (2010). The impact of dynamic factors on trajectories of early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Chines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3(4), 535-562.]
- 江守峻、陳婉真（2018）。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與心理健康之關係。教育學報，46（2），21-41。
- [Jiang S. H., & Chen W. Z. (2018). Relying on parents at home and friends outsi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support, peer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Journal of Education*, 46(2), 21-41.]
- 余民寧（2013）。縱貫性資料分析：LGM 的應用。心理出版社。
- [Yu, M. N. (2013).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of LGM*. Psychology Press.]
- 周玉慧（2015）。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7（1），67-89。
- [Chin, Y. H. (2015). Longitudinal effect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7(1), 67-89.]
- 許崇憲（2017）。學業競爭及升學因應策略對心理困擾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49（1），43-67。https://doi.org/10.6251/BEP.20160922
- [Xu, C. X. (2017). The effects of academic competition and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further education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9(1), 43-67.]
- 黃昱得（2014）。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多元風險因子：個別效果與累積效果的驗證。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7（3），327-355。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409_27(3).0001
- [Huang, Y. T. (2014).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multiple risk factors: Validation of individual and cumulative effects. *Chines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7(3), 327-355.]
- 黃鈺婷（2007）。復原力的力量：個人與來自家庭、學校脈絡中的保護機制對青少年憂鬱症狀改變之影響〔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 [Huang, J. T. (2007). *The power of resilience: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and school-context protective mechanisms on chang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黃鈺婷 (2011)。個人、家庭與學校脈絡中的影響變因與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軌跡之討論。《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9**，161-181。https://doi.org/10.7082/CJGC.201104.0161
- [Huang, J. T. (2011). The impact of self-esteem, factors in family and school contexts on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Chines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Consulting*, *29*, 161-181.]
-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 (2018)。臺灣六都國高中職學生對校園心理健康資源的應用及憂鬱情緒現況調查。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https://www.etmh.org/Depression/show_more?id=38eea0a9ceb042d7a2b8614a295420d1
- [Tung Foundation Mental Health Center (2018). *A surve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ampus mental health resource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epressed mood among high school vocational students in six cities of Taiwan*. Tung Foundation Mental Health Center.]
- 劉宗幸、江守峻 (2020)。家庭與學校依附脈絡因子對台灣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之縱貫研究。《教育學報》，**48** (2)，135-155。
- [Liu, T. H., Jiang S. H. (2020).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family and school attachment factors on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Education Journal*, *48*(2), 135-155.]
- 劉宗幸 (2022)。親子心理健康的代間傳遞：初探家庭凝聚力之中介效果。《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18** (1)，47-72。
- [Liu, T. H. (2005).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child mental health: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cohesio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8*(1), 47-72.]
- 賴慧敏、鄭博文、陳清楨 (2017)。臺灣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之縱貫性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8** (3)，399-426。https://doi.org/10.6251/BEP.20160308
- [Lai, H. M., Cheng, B. W., & Chen, C. P. (2017).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epressed mood and deviant behavior in Taiwanes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8*(3), 399-426.]
- Alaia, I., Låftman, S. B., Jonsson, U., & Bohman, H. (2020). Parent-youth conflict as a predictor of depression in adulthood: A 15-year follow-up of a community-based cohort.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9*, 527-536.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19-01368-8
- Alaia, I., Philipson, A., Ssegona, R., Copeland, W. E., Ramklint, M., Bohman, H., & Jonsson, U. (2022).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adult labor market marginalization: A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1*(11), 1799-1813.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21-01825-3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TM* (5th ed.).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 Andersen, S. H. (2021). Association of youth age at exposure to household dysfunction with outcomes in early adulthood. *JAMA Network Open*, *4*(1), e2032769. https://doi.org/10.1001/jamanetworkopen.2020.32769

- Ang, R. P., & Huan, V. S. (2006).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stress and suicidal ideation: Testing for depression as a mediator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37, 133-143.
- Askeland, K. G., Bøe, T., Sivertsen, B., Linton, S. J., Heradstveit, O., Nilsen, S. A., & Hysing, M. (2022). Associa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late adolescence and school dropout. *School Mental Health*, 14(4), 1044-1056. <https://doi.org/10.1007/s12310-022-09522-5>
- Azahari, N. A. N., & Amir, R. (2022). Parenting styl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5(3), 23-28. <https://www.ijassjournal.com/2022/V5I3/414659999.pdf>
- Bardhi, E. K., & Celcima, D. (2022). Levels of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in students. *Journal of Positive School Psychology*, 6(6), 4052-4064. <https://journalppw.com/index.php/jpsp/article/view/8111/5276>
- Barton, A. L., & Kirtley, M. S. (201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ing styles and college stude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60(1), 21-26.
- Berry, C., Hodgekins, J., Michelson, D., Chapman, L., Chelidoni, O., Crowter, L., Sacadura, C., & Fowler, D. (2022).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lived-experience panel analysis of hopefulness in youth depression treatment. *Adolescent Research Review*, 7, 235-266.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894-021-00167-0>
- Brière, F. N., Janosz, M., Fallu, J. S., & Morizot, J. (2015). Adolescent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Co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and academic problem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7(3), 313-319.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5.05.012>
- Brummelman, E., & Sedikides, C. (2020). Raising children with high self-esteem (but not narcissism).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4(2), 83-89. <https://sred.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cdep.12362>
- Buchanan, G. J., Zhang, J., Gunlicks-Stoessel, M., Piehler, T. F., Lee, S. K., & Bloomquist, M. (2022). Parent-adolescent emotion-related behavior during conflict in a clinical sample.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7(3), 524-537.
- Campbell, S., & Osborn, T. L. (2021). Adolescent psychopat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BMC Psychiatry*, 21(1), 1-13.
- Cao, M., Tian, Y., Lian, S., Yang, X., & Zhou, Z. (2021).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30, 2652-2663.
- Choi, S. H., Lee, S. E., Lee, C. W., Maeng, S., Son, J., Kim, W. H., Bae, J. N., Lee, J. S., & Kim, H. (2020).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and adolescents' attitudes toward suicide. *Journal of the Kore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1(4), 193-200.
- Chou, W. J., Hsiao, R. C., & Yen, C. F. (2022). Parental efficacy in managing smartphone use of adolescents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Parental and adolescent related fac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5), 9505.

- Compas, B. E., Ey, S., & Grant, K. E. (1993). Taxonomy, assessment, and diagnosis of depression during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4*(2), 323-344.
- Copeland, M. (2023). Embedded distress: Social integration, gender,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Social Forces*, *101*(3), 1396-1421.
- Cyranowski, J. M., Frank, E., Young, E., & Shear, M. K. (2000). Adolescent onset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lifetime rates of major depression: A theoretical model.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7*(1), 21-27.
- Enders, C. K., & Bandalos, D. L. (2001).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missing data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8*(3), 430-457.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orton.
- Fan, G. H., & Yi, C. C. (2016). Developmental self-esteem trajectories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 Effects of family and school context.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55-98.
- Filosa, L., & Alessandri, G. (2022). Dynamics of global and organizational self-esteem at work. *Identity*, *23*(4), 1-17.
- Forresi, B., Giani, L., Scaini, S., Nicolais, G., & Caputi, M. (2023). The mediation of care and overprotection between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s and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role for fat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3), 1957.
- Funkhouser, C. J., Chacko, A. A., Correa, K. A., Kaiser, A. J., & Shankman, S. A. (2021). Uniqu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ymptoms of psychopathology in youth: A cross-lagged panel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ABCD stud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62*(2), 184-194.
- Girgus, J. S., & Yang, K. (2015). Gender and depress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 53-60.
- Goodman, S. H. (2020).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p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6*, 213-238.
- Goodwill, J. R. (2021). Black youth's experiences with feelings of worthlessness, parent relationships, and suicide: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probability survey.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9*(2), 294-301.
- Guo, Y., Ji, Y., Huang, Y., Jin, M., Lin, Y., Chen, Y., Zhang, L., Zhu, Ch., Yu, F., & Wang, K.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ideation and parental attachment among adolescents: The mediator of anhedonia and peer attachmen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2708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727088>
- Hallfors, D. D., Waller, M. W., Ford, C. A., Halpern, C. T., Brodish, P. H., & Iritani, B. (2004).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suicide risk: Association with sex and drug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7*(3), 224-231.
- Hu, Y., Zeng, Z., Peng, L., & Yang, Q. (2022). The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aq1A polymorphism. *Current Psychology*, *42*(23), 1-11.

- Huang, F. M., Chan, H. Y., & Tao, H. L. (2021). The effect of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reform on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aiwan: A closer look at gender difference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42*(5), 465-485.
- Ibrahim, M. F., Ismail, W. S. W., Jaafar, N. R. N., Mokhtaruddin, U. K. M., Ong, H. Y., Bakar, N. H. A., & Sahimi, H. M. S. (2022). Depression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elf-esteem and lifestyle factors among school-going adolescents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3*, 913067. <https://doi.org/10.3389/fpsyt.2022.913067>
- Jannah, K., Hastuti, D., & Riany, Y. E. (2022). Parenting style and depression among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Psikohumaniora: Jurnal Penelitian Psikologi, 7*(1), 39-50.
- Jindal, M., Arora, R., Puri, K., & Nanda, K. (2022). Self-esteem and gratitude as predictors of mental wellbe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IJM CER), 4*(5), 105-110.
- Jopling, E., Gotlib, I. H., & LeMoult, J. (2020). Effects of working memory training on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iological responses to stress in major depression: A novel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protocol.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65*, 45-51.
- Kaiser, T., Herzog, P., Voderholzer, U., & Brakemeier, E. L. (2021). Unraveling the comorbidity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a large inpatient sample: Network analysis to examine bridge symptom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8*(3), 307-317.
- Keijser, R., Olofsson, S., Nilsson, K. W., & Åslund, C. (2020).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parental depression on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pproach. *Mental Health & Prevention, 20*, 200193.
- Kim, J. B., & Choi, S. Y. (2020).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Longitudinal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Journal of School Social Work, 50*, 1-24.
- Kim, S. A., & Bae, S. M. (2024). Impacts of perceived stress, neglect, victim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on depression of adolescents.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55*(5), 1325-1332.
- Klomek, A. B., & Koren, K. (202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tyles in adolescents' 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dolescent Psychiatry, 11*(1), 25-34.
- Lai, W., Wang, W., Li, X., Wang, H., Lu, C., & Guo, L. (2022).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self-esteem,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2*, 1273-1283.
- Larsen, R. (2011). Missing data imputation versus 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with second-level dependenci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8*(4), 649-662.
- Leno, V. C., Wright, N., Pickles, A., Bedford, R., Zaidman-Zait, A., Kerns, C., Zwaigenbaum, L., Duku, E., Bennett, T., Georgiades, Isabel M. Smith, S., Richards, A., Vaillancourt, T., Szatmari, P., Elsabbagh, M., & Pathways in ASD Study Team (2023).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irritability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symptoms in autistic children are mediated by peer relationships but not educational engagement.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11*.

- Li, B., Zhu, Q., Li, A., & Cui, R. (2023). Can good memories of the past instill happiness? Nostalgia improves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increasing gratitud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17.
- Li, X., Su, Y., Sun, P., & Liu, M. (2023). Latent patterns of depression trajectory among adolesce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24, 477-479.
- Liang, Y., Li, F., Zhou, Y., & Liu, Z. (2021). Evolution of the network patter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posed to a disaster.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77, 102330.
- Lin, W. H., & Gebel, M. (2021). Education tracking and adolescent smoking: A counterfactual and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ddiction*, 116(7), 1871-1881.
- Lipps, G., Lowe, G. A., Gibson, R. C., Halliday, S., Morris, A., Clarke, N., & Wilson, R. N. (2012). Parent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in four Caribbean societies.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6(1), 1-12.
- Liu, C. R., Wan, L. P., Liu, B. P., Jia, C. X., & Liu, X. (2022). Depressive symptoms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05, 213-219.
- Liu, C., Wei, Y., Ling, Y., Huebner, E. S., Zeng, Y., & Yang, Q. (2020). Identifying trajectories of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An application of 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5(3), 775-789.
- Liu, J., Yang, L., Zheng, Y., Kang, C., Wang, X., Shi, J., Qiu, S., Zhao, Y., Yu, J., & Zhao, N. (2023).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a large sample of Chines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22, 118-124.
- Maciver, L., & Girard, L. C. (202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ternal depression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sing problems: A test of parenting style as a mediating pathway. *Current Psychology*, 42, 21213-21226.
- McPherson, K. E., McAloney-Kocaman, K., McGlinchey, E., Faeth, P., & Armour, C. (2021).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UK COVID-19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tudy: Trajectories of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VID-19-related stress symptomology. *Psychiatry Research*, 304, 114138.
- Morrow, K. E., Gentzler, A. L., Wilson, T. K., Romm, K. F., & Root, A. E. (2021).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s positive affect regulat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30, 2413-2426.
- Newman, D. A. (2014). Missing data: Five practical guideline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7(4), 372-411.
- Noret, N., Hunter, S. C., & Rasmussen, S. (2020).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bullied and mental health difficulties in adolescents. *School Mental Health*, 12, 156-168.

- Núñez, D., Ulloa, J. L., Guillaume, S., Olie, E., Alacreu-Crespo, A., & Courtet, P. (2020). Suicidal ideation and affect lability in single and multiple suicidal attempter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 exploratory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2*, 371-379.
- Ohtani, K., Murayama, K., Ishii, R., Fukuzumi, N., Sakaki, M., Ishikawa, S., Suzuki, T., & Tanaka, A. (2020). Parental motivational perseverance predicts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An intergenerational analysis with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9*(1), 212-227.
- Ohtani, K., Tamura, A., Sakaki, M., Murayama, K., Ishikawa, S. I., Ishii, R., Nakazato, N., Suzuki, T., & Tanaka, A. (2023). Parental perception matters: 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parental percep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70*(1), 103-118.
- Orth, U., & Robins, R. W. (2022). Is high self-esteem beneficial? Revisiting a classic ques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77*(1), 5-17.
- Pan, E. L., & Yi, C. C. (2011). Constructing educational resilienc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vulnerable Taiwanese you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2*(3), 369-383.
- Park, H., Kim, T., & Kim, J. (2023). Longitudinal pathways from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to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in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18*, 115657-115657.
- Park, S. C., & Kim, D. (2020). The centrality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determined using a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1*, 19-26.
- Peh, O. H., Rapisarda, A., & Lee, J. (2020). Quality of parental bonding is associated with symptom severity and functioning among individuals at ultra-high risk for psychosis. *Schizophrenia Research, 215*, 204-210.
- Petersen, A. C., Compas, B. E., Brooks-Gunn, J., Stemmler, M., Ey, S., & Grant, K. E. (1993).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2), 155-168.
- Petratou, E., Christos, P., & Stalikas, A. (2020). The Greek version of the Southampton Nostalgia Sca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in young adults and associations with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time perspective and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4*(10), 930-936.
- Poudel, A., Lamichhane, A., Magar, K. R., & Khanal, G. P. (2022). Non suicidal self injury and suicidal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Co-occurrence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BMC psychiatry, 22*(1), 96.
- Preston, A. J., & Rew, L. (2022). Connectedness, self-esteem,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protect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following social isol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43*(1), 32-41.
- Rikard-Bell, C., Hunt, C., McAulay, C., Hay, P., Morad, A., Cunich, M., & Touyz, S. (2022). Adolescent depression from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the importance of recognizing developmental distress in depressed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23), 16029.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erg, M. (1979). *Conceiving the self*. Basic Books.
- Ruiz-Bartolomé, E., & Greca, I. M. (2023). Extracurricular program for girls to improve competencies and self-concep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Sciences, 13*(1), 70.
- Shen, X., & Wang, J. (2023). More than the aggregation of its components: Unveiling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from a network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26*, 66-72.
- Shin, M., Juventin, M., Chu, J. T. W., Manor, Y., & Kemps, E. (2022). Online media consumption and depression in young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28*, 107129.
- Ssegonja, R., Alaie, I., Holmgren, A., Bohman, H., Päären, A., von Knorring, L., von Knorring, A., & Jonsson, U. (2022). Association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with subsequent prescriptions of anti-infectives and anti-inflammatories in adulthood: A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Psychiatry Research, 317*, 114813.
- Stepanous, J., Munford, L., Qualter, P., Banaschewski, T., Nees, F., Elliott, R., & IMAGEN Consortium. (2023). Social environment and brain structure i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 cross-section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tudy using IMAGEN data. *Plos One, 18*(1), e0280062.
- Twivy, E., Kirkham, M., & Cooper, M. (2023).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ggrega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30*(4), 754-766.
- Usán Supervía, P., & Quílez Robres, A. (2021).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e academic context: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secondary education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1), 5715.
- Wang, Y. C. L., Chan, H. Y., Lin, C. W., & Li, J. R. (2015). Association of parental warmth and harsh discipline with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in Chinese socie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9*(6), 895.
- Wickersham, A., Leightley, D., Archer, M., & Fear, N. T. (202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ternal psychopathology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Adolescence, 79*, 232-246.
- Wickord, L. C., & Quaiser-Pohl, C. (2022).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as predictors of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Behavioral Sciences, 12*(2), 20.
- Winsper, C., Bilgin, A., & Wolke, D. (2020). Associations between infant and toddler regulatory problems, childhood co-developing internalising and externalising trajectorie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psychotic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symptom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61*(2), 182-194.
- Wolff, J. C., Thomas, S. A., Hood, E., Bettis, A. H., Rizzo, C. J., & Liu, R. T. (2020). Application of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in parent-adolescent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7*, 733-74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dolescent-mental-health>
- Yaffe, Y. (2023). Is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the dominant style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family? A report on a cross-cultural Israeli sample. *Psychological Studies*, 68, 24-32.
- Yan, L., Gan, Y., Ding, X., Wu, J., & Duan, H.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emotional distres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Effects of boredom proneness and coping style.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77, 102328.
- Zhang, C., Huang, X., Xue, J., Hao, X., Chen, L., Zhang, L., Jin, M., & Xing, Y. (2023).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mood and parenting styl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educational countermeas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6(3), 61-65.
- Zheng, L. R., Atherton, O. E., Trzesniewski, K., & Robins, R. W. (2020). Are self-estee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reciprocally related? Finding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exican-origin you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8(6), 1058-1074.